

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

“战国派”

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

“战 国 派”

(一)



一九七九年十月

《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说明

《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是为研究国统区文艺提供基本史料的丛刊。它收录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有关国统区文艺团体的组建和活动、重大文艺事件、思想斗争以及作家、作品评论等方面的资料。

《丛编》按主题分辑，陆续编印出版。

各专辑以历史资料为主，适当选录部分当代有关的回忆录或调查、访问记，并视需要附录有关资料的总目或简目。

我们掌握的资料远不全面，选辑中也由于水平不高、缺少经验，各辑所收资料就完整性和概括性言，都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殷切希望得到曾在国统区从事文艺工作的前辈和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批评指导。

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
《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编辑组

第一分册前言

本辑为《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之一，辑录了有关“战国派”的基本资料。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极其艰苦的年代，林同济、陈铨等人，在昆明、重庆先后创办了《战国策》、《战国》等刊物，宣扬了一整套“以‘大政治’为‘力母题’”的理论，形成了“战国派”。

本辑第一分册的第一部分，收录了“战国派”的主要论文。“战国派”以“权力意志论”与“历史形态学”为思想理论基础；“战国重演论”与“尚力政治论”，则是他们政治观、社会观的主要内容；在文艺方面，他们着重宣扬了以反理性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文艺观，并重新打出了“民族文学”的旗号。这一部分分别选录了这几方面的文章。为了索检方便，这一部分还收录了《战国策》、《战国》的总目。

“战国派”带有鲜明法西斯思想印记的理论，在文化界引起了不同反响，一些人为它喝采叫好，但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进步文化界、文艺界的批判。本辑第二部分，主要选录了后一方面的评论。对“战国派”思想体系及其政治实质的

剖析和揭露，并未因“战国派”的消歇而终止，一直延续了下来。在这一部分里，我们也选录了一篇开国后发表的批判文章。

“战国派”的文艺观还直接体现在创作上。陈铨的《野玫瑰》、《蓝胡蝶》等就是其主要代表。这些剧作以及文艺界的有关评论，我们别为一册出版。

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

《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编辑组

一九七九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

林同济	战国时代的重演	1
陈 铨	指环与正义	13
陈 铨	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	19
林同济	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历史观	25
林同济	第三期中国学术思潮	34
林同济	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	49
雷海宗	历史的形态	67
雷海宗	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	75
雷海宗	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	82
陈 铨	尼采的道德观念	88

陈 铨	文学批评的新动向	95
陈 铨	文学与时代	109
陈 铨	民族文学运动试论	116
林同济	寄语中国艺术人	126

《战国策》总目	134
《战国》总目	141
《战国策》代发刊词	147
《战国策》停刊启事	148

二

李心清	“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	149
汉 夫	“战国”派的法西斯实质	162
汉 夫	“战国”派对战争的看法帮助了谁	172
欧阳凡海	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	186
洪 钟	“战国”派文艺的改装	199
克 汀	我们向哥白尼学习些什么	213
戈 矛	什么是“民族文学运动”	220
杨 华	关于文学底民族性	226

曹和仁	权力意志的流毒·····	231
琛	斩棘录·把船头调转·····	246
令狐厚	不能缄默·····	248
《大公报》	报导·····	253
沈来秋	读《寄语中国艺术人》·····	254
袁英光	“战国派”反动史学观点批判·····	257

战国时代的重演

林 同 济

林同济氏前创办战国策半月刊，提出战国时代重演之主张，已成当今论坛上之一争点。本文曾载战国策半月刊，经林氏修正，愿代为介绍于次。

——编者

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意义。

民族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了解时代，猛力推进，做个时代的主人翁；便是茫无了解，抑或了解而不澈底，结果乃徘徊，纷歧，失机，而流为时代的牺牲品。

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的一个字。如果我们运用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占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

说来虽奇怪，却不是无因无缘。历史自有历史的逻辑，快眼可以抉发。历史上自成体系的文化，只须有机会充分发长，不至中途被外力摧残而夭折者外，都要经过一个“战国

时期”。在我们中国，则上自吴越战争，下至秦始皇兼并六国，为期约二百五六十年。在希腊罗马史，则上自腓尼基战争，下至凯撒时代，为期约二百年。埃及印度各体系的文化，也都各有各的战国一段落。

欧洲文化，崛起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之后，虽处处显露希腊罗马的影响，但在整个体质上乃是独立的体系。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发现，工业革命的各幕热剧，乃不可遏止地成为现代全世界文明的动力，并且还决定了现代世界史——人类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史”的发展模型与方式。我们细察二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尤其是过去半世纪的天下大势，不得不凛然承认你和我这些渺小体魄，你和我所竞竞集凑而成的中华民族，已经置身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当中了！我们的时辰八字，不是平凡，乃恰恰当着世界史上“大战国时期”露骨表演的日子。这段热剧，在十六、十七、十八三世纪早已渐呈雏形，就好象我们的“春秋时代”在许多方面也都是“战国七雄”的先驱一般。但真正开幕之期，似可以拿破仑战争为准；充量的揭发，恐怕还要包括此后的三五百年。

战国时代的意义，是战的一个字，加紧地，无情地，发泄其威力，扩大其作用。

战本来是任何时代都有的现象，并不是战国时代的专用品。战国时代之战，所以大异于其他时代之战者，有三个大趋向在。这三个大趋向，因为各个文化体系的内在外在环境之特殊，主观客观条件之差异，当然不免也有和缓与极端发展之不同，部分与充分表现之互别。却是演化的形势以及发挥的作用，大体上都能够绰约相等。旷观中外古今，战国

时代之所以为战国时代，战国的战之所以为战国的战者，理由都在这里。

⊖ 战为中心。——每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偏重的中心现象。这个中心现象一方面决定了那时代的“体相” Gestalt，一方面也就说明了那时代的意义。宗教时代，信仰中心。经济时代，企业中心。革命时代，社会改造中心。战国时代，战争中心。所谓战争中心者，战不但要成为那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事实，而且要积极地成为一切主要的社会行动的标准。在宗教、经济、革命各时代，战的主要动机，多出于信仰，企业，社会改造等等事实，战的进行，也并不积极干涉到信仰，企业，社会组织等等的主要内容。到了战国时代，战的威胁与需求迫切到一个程度而战乃竟成为一切行动的大前提。社会上的一切的一切都要逐步地向战的影子下取得存在的根据。一向所谓信仰，企业，社会改造等等大事情都要逐步地失去独立发展的自主权；战的威力反要加紧地，加速地，取得主动的地位，而积极决定其他一切的内容与外表。

⊖ 战成全体。——其他时代的战，性质不免“偏面”。参战员的数目有限，作战物的品类不多。到了战国时代，战乃显著地向着“全体化”一条路展进。全体化的形势与程度，各体系的文化虽然各自不同；但尽其文化内在条件的可能范围，都一致力求“人人皆兵，物物成械”。这种气象，在中国的“战国阶段”就露出相当的规模，既不是以前的封建以至春秋时代可比，更不是以后的大一统局面下“雍穆熙和”

“粉饰太平”的一套。在中国的战国七雄中，比较最能澈底推行全体战的，便是秦国。现代所谓全能国家如德、义、苏联，都可说是“秦之续”而变本加厉。正所谓时代的产儿，

一方面是应运而生，一方面还要挺时而进的。浅见者流，到了今天还要坐在讲座上，奔走市廛间，指天画地，死把整个全能的组织意义，认作为一种专对民治潮流而生的反动，就好象宇宙间森罗万象，除了维克多利亞的民治政体，便没有更重大的事情，而一切历史上的事态变迁都必得环绕着民治两字而或正或反！真迂泥极了。

这并不是看不起民治的话，乃是说事到今日，实在险恶到惊人的程度，就是轰动全球一百多年的民治问题也竟然落到次等地位。把占着时代核心的，乃是“全体战”三字。有没有本领作全体战，作“战国之战”，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先决条件。

因此，民治政体应有不应有，再也不是你我哲理上较长比短所能决定；真正关键，全看民治与全体战的关系如何。民治而有助于全体战，民治可以存在；民治而有碍于全体战，民治必须取消。本来民治与全体战不必有先天注定的冲突；在某种形势下，民治乃正是全体战的部分条件。民治与全体战的关系，不是一言可括，要看各个民族运用能力之如何。这点将来再论。此刻所要指明的：德、义、苏联，尽管他们代表发言人如何解释，在客观的历史作用看去，他们三国绝不反民治而全能，乃是为全体战而全能——就彷彿商鞅废井田，改税法，抑贵族，明赏罚，目的是要把秦国彻底地变成个道地的战国时代的国家，那里是要兢兢然拿着“反封建”来当他的前提。

“一切为战，一切皆战”这是全能国家的根本历史意义与作用。我们要知“时势”用不着在捧出那班实验派的专家，请他们调查统计，来一五一十地在纸上苦作推敲。但看十数

年来全能国家一个跟着一个呱呱坠地，我们可以无疑地判断从此天下大势是不可遏止地走入“战国作风”了。

③ 战在歼灭。——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点。战国的战，最惊人的色彩在这里；战国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最无情的作用也在这里。

战有两种：一曰取胜之战，一曰歼灭之战。前者的结局，止于取胜，最多也不过赔款割城。后者的结局，则非到敌国活力全部消灭不止。在我们国史上，春秋时代五大战都是属于前者。吴越战争，开始露出歼灭的倾向。到了战国时代，便越战而越显出歼灭的本色。齐桓公“兴灭继绝”的半封建作风，晋文公“退避三舍”的贵族豪慨，有如岳阳黄鹤一去不返了。

所以然者，春秋时代之战，大国对大国，只求名义上“让执牛耳”；大国对小国，也多半只要它“听命”而不对它“占领”。到了战国时代，乃有一种崭新的欲望产生——即所谓“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之心了。换言之，就是统治世界的企图。

惟其如此，胜者对败者的要求，绝不是割城赔款所能满足；即使满足，也是暂时又暂时，不转瞬间，“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了。如此一次又一次，必到你全部消灭而后已。所以战国时代之战，其特别可怕之处，尚不在战之“多而大”，乃在取胜战少而歼灭战多；不在取胜战少而歼灭战多，乃尤在乎一切的取胜战都是著意地为着歼灭战作先驱！演到最后阶段，两雄决斗，一死一生，而独霸独尊的“世界大帝国”告成。我们的古代国史如此。希腊罗马史也是如此。目前以欧洲文化为基础的世界史，它此后的发展，是否可以独成例

外呢？

一个文化，演到某阶段而便有战国时代的来临，并不是偶然之事，也不是神秘天工。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发展到相当程度，各区域，各民族间的接触也就日繁，互倚赖，互磨擦的情节也就日多。在那相吸相抵的矛盾境界中，较大的政治组织为了逻辑的必要，并吞的欲望就在这里产生。由欲望而企图，由企图而行动，于是战乃不可免。战到了相当尖锐化，战国时代遂岸然出现于人间！

用战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间，国家间的各种问题，论理是“不道德”，也“不经济”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仁义派”的孟子与“功利派”的墨子之反战论，与现各国思想家的和平主义，根本原无二致。无奈理论自理论，事实自事实。理论家和平呼声涨得最高之时，乃正是战国局面急转直下之顷。原来战国时代的国家是脱不了战国时代的气质的。它固然也想平心静气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实利问题，但——它更想要逞力制胜，取得独霸独尊的地位。道地的战国灵魂乃竟有一种“纯政治”以至“纯武力”的倾向，充满了“非道德”“非经济”的冲动的。韩非子如炬的眼光早已抓作这一点。他所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可算是对战国时代精神，一针见血。斯宾格勒谓此后世，政治第一，最近作家德拉克也高唱“经济人没落”的一说，都可说是“知几”之谈。战国的气运，仿佛定命似一般，都要向着“世界大帝国”一方面拥进；而其所采取的手段，好象也都不由自主地要出于歼灭战之一途。所谓和平手段，共和方式，在战国时代侃侃能谈者总比任何时代为多，实际推行的可能性也总比任何时代为少。这不是说和平不

“应该”；无奈战争是“事实”。

运用全体战、歼灭战，向着世界大帝国一条路无情地杀进——这是战国时代的作风，战国发展的逻辑。如果我们眼下展开的世界史上的战国时代（可把它叫做“大战国时代”）稍有以异于古代中国或希腊罗马史上的前身的话，那就是：

（甲）古战国之战，还未能充分发展其全体性；今战国之战，可以本着空前的科学发明以及科学组织法，而百分之百地把国家的一切人力物力向着一个中心目标全体化起来。

（乙）古战国的歼灭方法尚不免粗而浅；今战国的歼灭方法却精密而深入得多。坑杀降卒，收兵铸像，秦始皇的办法也。把迦太基烧成荒墟，片瓦不留，五十五万人口所剩下五万残遗，尽数卖为奴，卖为隶，西比欧的办法也。今战国的作风，则经济榨取之外，还加上微妙的奴化教育。日本则更本着他的“准武士道”的原始残忍性而推广其毒化政策，从根本上来消灭我们的种族。古今中外，方法确有精粗之别，而其为歼灭，为“活埋”则同！

（丙）继承古战国而展开的若干“世界大帝国”，其面积究竟不过全地球的一角。今战国的魄力，如果尽量发挥，其所形成的大帝国，规模必定广大，详细的过程无由预测，大可能的，也许开始是一种大陆式的若干“霸国”的对峙，最后乃再火拼而成为全世界的“大一统”。

莫谓这种“大狂妄”绝对没有实现之一日。现在这个由欧洲文明扩大而成的世界文明，是充满所谓“浮士德的精神”的，是握有一种无穷的澎湃力，无穷的追求欲的。我们“中庸为教”的中国人，也许对这种大企图，始终难于了解，难

于认真置信。尽管我们在报章杂志上也跟着人家大喊，指斥某国某国包藏征服天下的野心，却是许多人的脑子后头总不肯认真相信天地间果会有这般大狂妄，更大大怀疑这般大狂妄果会有实现的可能。然而我们这朵地星的妙处，也往往正在你我所认为“期期不可能”之中，蓦地涌出一个惊人的“现实”。成吉思汗，凭着他那种游牧社会的原始工具，还可以霹雳一声，创出来兼跨欧亚的大帝国，谁能保这个踏进了“金属混合品”时代的二十世纪科学文明不会有达到世界大一统之一日！技术的基础，经济的需求，已经开展到一个程度，竟使二三“狼子野心”的国家不由自主地在那里跃跃试手了，客观条件，主观心理，已经酝酿到初步的成熟期。所欠的只是时间——虽然在目前还看不出谁为六国，谁为强秦。这正是世界“大战国”的初期。生于斯世，为斯世人。我们所要关心的，尚不在三百年后天下是否“定于一”。最迫切的，我们要认清楚自今日起，时代已经无情地开始了“战国式的火拼”。这个火拼，不是三年五年便可了事。它乃是代表着一个旷古“强有力”的文化在演展路程中所必要表现的主要阶段。正所谓时代的中心潮流，其来也有数百年的酝酿，其去也亦必须百年的工夫。

两种程序正在展开着：强国对强国的决斗，强国对弱国的并吞。

目前欧洲战争是前一种程序中的一幕。它的历史作用，和上次欧战一般，乃是要在西欧的第一陆权国（德）与第一海权国（英）之间，决过雌雄。（法义两国自始就是副角。）这种海陆权的决斗，在欧洲地域内早有先例。小则雅典与斯巴达，大则罗马与迦太基，都可说是英德争霸的前身。毕竟

欧洲幅员较小，不容两大并立。打个分晓，好使其中一个跳出世界舞台来，充分自由地表显其身手。英德争霸，正不必在这一次便得到截然的结果。也许再战下去，德霸大陆，英霸海上，海陆权“两极化”Polarization的相持形势，一时无由打破，只好暂告和平。然而和平终是暂时的，两国的海陆权越形“两极化”，两国决斗的需要也必越形迫切。如果罗马与迦太基的争持，前后三大战，为期不下一百二十年，那么，英德战争也大可以时继时续，绵延一二世纪下去。解决时期，远近不可知；终究却必须解决。这一点，希特勒与邱吉尔都看得清楚的：英德之间，势不两立，不是波斯与希腊之偶尔交锋，乃是罗马与迦太基的你死我活。尽管开战之初也有一般“人道为怀”的理想家提倡妥协，事实上的无情趋势必要向歼灭一条路推进的——就好像罗马当日也有那西卡一般人主张保全迦太基的命运，而实际上罗马兵团还终究把迦太基扫荡得片瓦不留。历史的逻辑有时竟有这般铁板似的。

英德两国终必要互相歼灭，因为所争的目的终乃在世界霸权。惟其如此，他们这次战争自始就是一种“世界战争”的性质。现代世界政治的演变，主要发动力究竟还在欧洲。英德之间，谁胜谁败，绝不是一个“纯欧洲”的问题。战争延长愈久，引起的国际问题必定愈多。到了后来，“非欧洲”的列强参加混战，也许是不可免的事实。

强国对弱国的吞并，由日本侵夺我们东北以后，有如狂风暴雨一阵阵地连卷起来。自东北四省，而阿比西尼亚，而奥地利，而阿尔比西尼亚，而捷克，而波兰，而芬兰，而挪威，丹麦，而比利时，而荷兰，而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其意义都是一样的。并吞弱国，在战国时代，不只是一种